



国务院参事

为什么是冯骥才不是余秋雨

近日，著名作家冯骥才被聘为国务院参事，聘期5年。消息在本周经媒体披露，立即引起网上热议。很多网友对冯骥才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宣传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，表示欣赏和肯定。也有网友剑走偏锋，提出了“被聘为国务院参事，为什么是冯骥才，而不是余秋雨”的疑问。“冯骥才这些年致力于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，行走于大江南北，考察和了解民间文化保护的现状。他是一个行走在乡村田野，身体力行的文化学者。由冯，让人不由得到想起余秋雨。余也是一个文化行者，足迹更是遍及世界各地，思索历史和现实，写出了风靡一时的《文化苦旅》等著作。他也经常介入现实，对现实中的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冯和余都是著名作家，都应该算是介入现实的文化人。可是国务院参事室，为什么选择了冯骥才，而不是名声更大的余秋雨呢？”网友跟帖众多，大多挺冯。编者特地约请三位著名的时事评论员，进行了一次不见面的“圆桌会议”，请他们就此发表自己的意见。

余秋雨坐而论道，冯骥才直面现实

肖余恨 副教授

冯骥才作为一名作家，在1980年代以《神鞭》等代表作，名噪中国。近年来，致力于城市保护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。作为一名体制内的文化学者和民主党派人士，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政议政。居庙堂之高，冯骥才经常议政建言，在文江湖上，冯骥才一直奔波呼喊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文化遗产的抢救。冯经常深入基层，进行田野调查，脚踏实地进行调研、论证。他自掏腰包设立民间文化保护基金，行走于大江南北，考察和了解民间文化保护的现状，然后设法加以保护。冯骥才既是一个学养深厚的学者型作家、文化官员，又是一个能够甘于寂寞、做一些默默无闻但又意义重大的工作的文化名流。因此，政府请他做国务院参事，绝不是偶然，也不会有什么争议。

假如反过来，如果请的是余秋雨，而不是冯骥才，那舆论一

定会沸反盈天了。余秋雨这些年来，作为一个文化学者，他是风头出尽、名利双收。以《文化苦旅》为代表的畅销书，一度遍布大江南北。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，余先生也是一个有贡献的人物。但是，余秋雨一直活跃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，且不说他在文革中，有些目前尚未撇清的不光彩经历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也是争议不断。他的出生地，被当地政府弄成了文物保护单位，与他本人脱不了干系。在汶川大地震中，当冯骥才呼吁社会抢救在地震中严重受损的羌族文化时，余秋雨则“含泪劝告遇难民识大体、明大理”，不合时宜地表态，激起网民强烈反感，被人直指虚伪、空洞。

余秋雨和冯骥才一样，作为一名文化传播者，都直面现实，时有新论。正如余秋雨被人斥为“文化口红”一样，往往是漂在水面上的文化油珠，而冯骥才则

是扎根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一株松树。余秋雨自命为“文化旅游者”，他“借我一生”进行“千年一叹”，这种叹息中不乏文化真诚，但更多的是坐而论道，由于崇尚《行者无疆》，不断流转的匆匆脚步，让他的叹息多于思考，特别是缺少针对现实的有建树的思想。这让他陷入到更好的传承和体现，让大众了解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。这让人感到很欣慰，我们唯愿这能够成为重建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一步。

冯骥才和余秋雨的知识分子二人转

叶匡政 作家

的事实。这些年来，他虽然在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上做了一些工作，但也是一个文联副主席应该履行的职责。可是近年来媒体在报道他的一些作为时，总是故意忽略他的官员身份，把他所做的工作视为一个作家的个人所为，也算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冯骥才虽然关心民间文化，但他自己并非一个民间学者，这个简单的事实一定要分清。

这次关于新任参事的报道中，冯骥才自己介绍，他在文化遗产抢救上提出过很多提案，比如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日、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、春节假期前调一天，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等。这些工作其实是他本人的功劳，而不是一位职位较高的官员。他即使被聘为国务院参事，也不过表明一个官员的能力得到了一种新的认可。

冯骥才过去是一个作家，现在是一个官员，是一个公开

海戏剧学院院长后，就是一个与体制无关的民间学者了。就在人们快要相信这个事实的时候，却又传出了上海市委为他授牌大师的新闻，终究表明他依然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这次冯骥才的当选，无疑表明一个官员的力量，还是要超过一个与体制藕断丝连的学者。

冯骥才和余秋雨，本质上没什么不同，他们无疑代表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。他们或者成为官员，或者期盼着与体制能更加亲密。无论他们的二人转在舞台上多么绚丽，我只是期望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，也能想起一些知识分子真正的责任。

说到知识分子，人们常常会想起余秋雨，查看他自己提供的简历也很有意思。他所有与体制相关的身份，只提供到了1986年。这份精心拟定的简历，似乎在表明他在辞去上

检验知识分子有无责任与作为的决定因素。

24小时读者热线：96060 江苏都市网www.js.cn(江苏首席生活门户网)
Sensitive Topics
责任编辑：倪宁宁 美编：侯婕 组版：唐

冯骥才：选我做参事是对知识分子的尊重



冯骥才在考察古石碑 资料图片

被聘参事体现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尊重

“昨天在华阴，今天在咸阳，明天一早就要去宝鸡。”10月31日晚上10点，当快报记者终于通过电话“抓”住冯骥才的时候，电话那头的他已经身心疲惫。这位刚受聘的国务院参事，10月28日抵达西安后便马不停蹄，连日穿梭在陕西的田野、山间，调查当地的民间文化保护情况。

“在陕西，要做的事、要见的人实在太多了，光昨天晚上就接待了六拨人，实在没有劲了。”冯骥才说他一闭上眼睛就能睡着。他表示，等他回到天津后，一定和记者深入地谈一谈。

角色转型缘于天津老城改造

在冯骥才关注文化、倾心于抢救和保护民间传统文化之前，他的身份是作家。《神鞭》、《三寸金莲》等小说让他在读者中有着很高的知名度。虽然他1米92的个子，算得上国内“海拔”最高的作家，但他出版的150余本著作，摞起来比他本人还高。著作等身，用在他身上名副其实。可就是这样一位小作家，10多年来突然就不务正业起来。用百度搜索“冯骥才”三个字，绝大多数的信息都与他的写作无关，附着他身上的新闻无一例外都与抢救和

保护民间文化有关。

“我觉得我个人的正业应该是写作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我是一个作家的名字，只有写在作品上，它才是最有意义的。但是我觉得我们民族的文化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正业，就是应该抢救和保护它。我觉得应该牺牲自己。”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转型。这话有点大，有点“官腔”，但对于一个被冠以“文化”、“民俗”小说的人来说，这种转型并不突兀。冯骥才认为，这只是表面职业的不同。文学同文化遗产，最终的落脚点都深埋于每个人内心的国民精神。“这是个持续和自然的过程，并不存在什么契机、突变的说法。最终来说，我所关心的东西一直没变。”对他来讲，文学的意识形态文化遗产保护是一脉相承的。

促使他作出这一转变的一件事，发生在1994年。那一年，有着将近600年历史的天津老城即将改造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，而破败不堪的老城，将在这股洪流中消失，这势必会造成对一些文化遗产的毁灭性破坏。冯骥才心急如焚、茶饭不思。这个没有决策权的文人，拉起了一个庞大的队伍，包括规划师、建筑师、历史学家、人类学家当然更多的是摄影家。他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地毯式的拉网考察，拍了3万多张照片以及一些影像资料，从中筛选出2000多张出了4本大画册。他们把这几册送给政府官员，每送一套，都要在扉页上写上这样一行字：“这是你爱的土地。这个活动，从始至终，所有的费用都是冯骥才自掏腰包，几十万元的稿费全填了这个大窟窿不说，连画作也所存无几了，全都换了钱用在了考察上。但今天看，他所做的工作是有益的也是及时的。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因为天津的许多文化遗存，如今只能到这几本大画册中去找了。”

这应该是冯骥才走出书斋的开始，自此以后，他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民间文化保护上。冯骥才认为，工业文明是个龙鱼混杂的地方，各种观点都有。但是在江苏省市的“都市茶馆”里，网友们毫无例外地成了“挺冯派”。一个做实事，一个不做实事，区别就在这里。

网友挺冯

网络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，各种观点都有。但是在江苏省市的“都市茶馆”里，网友们毫无例外地成了“挺冯派”。

一个做实事，一个不做实事，区别就在这里。

——卡多

出名不代表什么。余秋雨早年口碑还不错，现在太高调了，忙着到处当评委赚钱呢，给他当他也当不好。而且余秋雨负面新闻也不少，让他做肯定口一派啊……冯骥才做的实事不少，而且人也低调。即使说不上哪儿好，起码说不出哪儿不好，没人反对。

——zhuxiaoxiao

知识者，本应心事浩茫连广宇，这与他本来从事的专业无关。信息和知识爆炸的一个结果，是使得每个知识者成为出色的“钻井队员”，对整个世界视而不见。有人来说几句话是好的，目的也是经世致用，而非自我标榜。冯骥才近年来的作为，称得上“公共知识分子”，从书桌走向田野和广场。而余秋雨从国际大辩论赛开始，不但距离本位越来越远，面目也渐渐由可疑，变得可信……

——凯迪拉克

前不久听说一个在《新报》工作的大学同学毅然辞职去抢救羌族文化，我辈愕然。佩服之余，冯骥才近年来的作为，称得上“公共知识分子”，从书桌走向田野和广场。而余秋雨从国际大辩论赛开始，不但距离本位越来越远，面目也渐渐由可疑，变得可信……

——illy

这说明这个职位是需要一个能做实事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只会翻皮子、不能做事的。

——弥塞亚

新闻链接

国务院参事

国务院参事由国务院总理聘任，年龄一般在60岁左右，大多是有影响、有代表性、有参政议政能力的爱国民主人士。他们在政府内以个人身份，以“直通车”的方式反映社情民意，参政议政、建言献策，咨询国事，开展统战联谊工作。国务院参事室自成立以来，先后共有参事191位，现任参事41位（不含冯骥才）。政府参事工作制度是人民依照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渠道和形式。

冯骥才，这位走出书斋的作家被媒体赞誉为“行动的知识分子”，他也乐于接受这样的称呼。